

一代儒哲

年字三



B261  
20038

港台书室



一代儒哲

年一宗三



暨南大學圖書館惠存

吳大  
2003年  
元日一

一代儒哲

# 牟宗三

編輯：《一代儒哲牟宗三》編輯委員會

李瑞全 吳 晧 陶國璋 盧雪崑(姓名筆劃序)

主 編：吳 晧

資料收集：「牟宗三先生追悼會」工作組(姓名筆劃序)：

李木妙 巫永剛 吳 晧 何敏儀 李瑞全 吳瑞華 沙慶強  
徐運寬 陳玉蓮 陳振邦 程有紅 陳恩達 張偉保 陳敏華 林援森  
梁琰倫 梁惠健 黃燕金 黃慧英 曹劍雄 陳錦鴻 黃麗章 陶國璋  
馮志雄 葉楚橋 葉嘉輝 詹益光 楊惠琪 潘秀英 劉自然 張露華  
劉楚華 賴光朋 賴卓彬 盧雪崑 謝耀國 譚志基 劉自然 劉國強  
釋悟論 釋智慧 釋道慧

責任編輯：唐秀連

封面設計：林美賢

美術設計：林美賢

出版人：范祖德

業務總監：呂美鳳

出版經理：高玉芳

出版：經要文化出版有限公司(經濟一週出版集團成員)

香港北角渣華道三三一號柯達大廈第二期一八〇九室

電話：二一八九二八八〇

傳 真：二一八九二九八〇

網 址：[www.edigestbooks.com](http://www.edigestbooks.com)

電子郵件：[info@edigestbooks.com](mailto:info@edigestbooks.com)

承 印：新誠豐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電 話：二五四〇八八九九

傳 真：二五一七〇二三四

總經銷：利源書報社

電 話：二三八一八二五一

傳 真：二三九七一五一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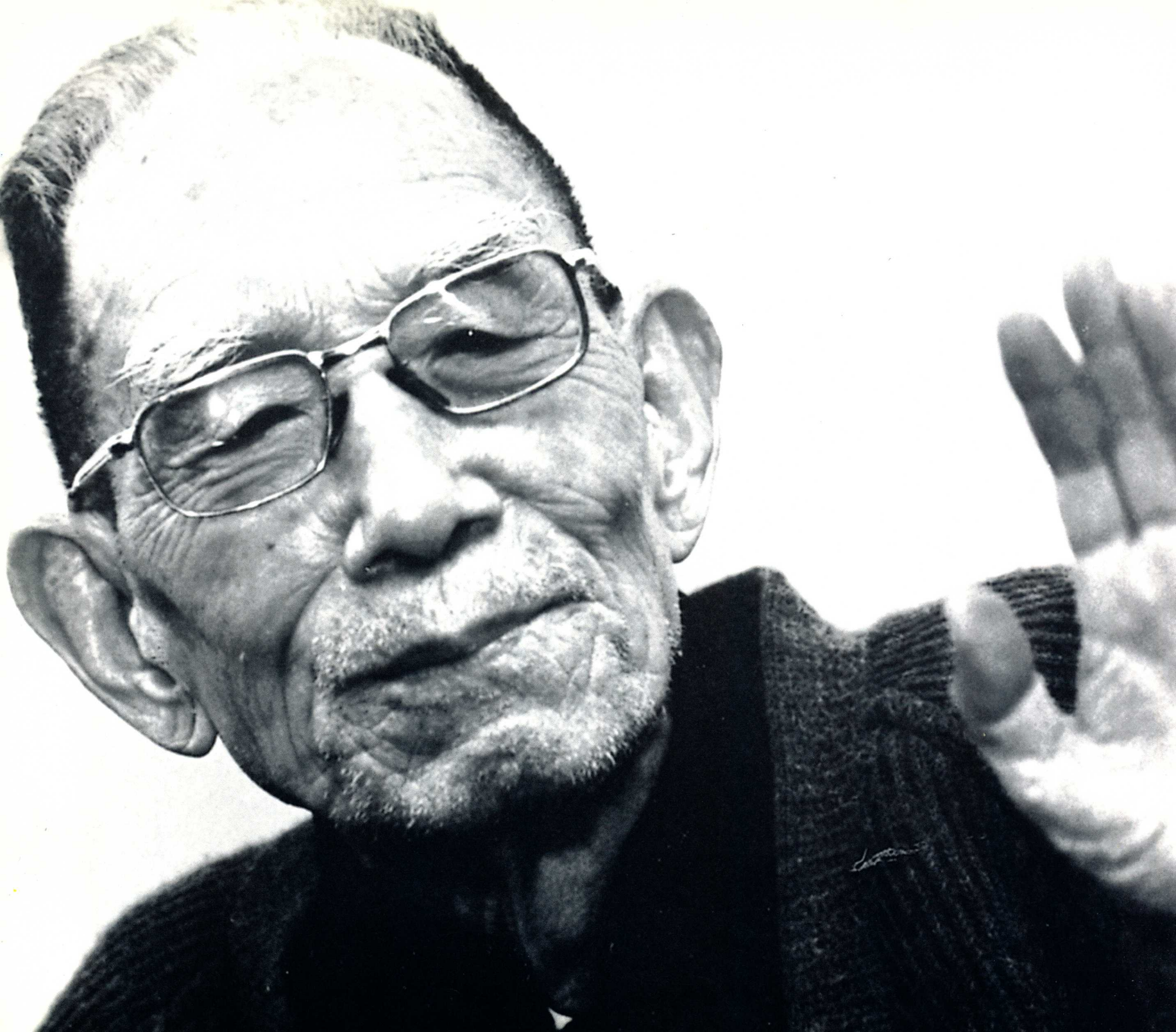
國際書號：ISBN 962-8747-30-4

初版日期：二〇〇一年七月

定 價：港幣一九八元

新台幣八八〇元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 編者的話

一代大哲、儒者牟宗三先生(1909-1995)於一九九五年四月十二日病逝台北。消息傳來，香港電台、各大報章、雜誌都作了報道並發表社論和記念文章。五月六日，新亞研究所、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中文大學哲學系聯合舉辦追悼會，記念這位在香港講學三十四年的哲學宗師。追悼會在新亞書院舊址禮堂舉行，赴會者近千人，部分出席者是先生的學生，故有弔唁帛金之舉，以寄託對老師的懷念。會後，追悼會工作組開會議決，詢得牟師母同意後，將這筆錢用作編輯出版牟先生紀念冊，以圖片為主。即時由新亞研究哲學組教授組成編輯委員會，本人負主編責，原追悼會工作組協助資料收集工作。會後隨即寄發徵集牟先生生前照片之公開信。一整年過去，回覆者寥寥。想各人謙退，又或認為出紀念冊非最適宜。然因此故，這紀念冊一開始就遇到很大困難。首先，我們並沒有很多牟先生各時期的照片；其次，我們更欠缺牟先生生前與有多年交誼的朋友或門人弟子合照的照片；第三，很多照片在說明時都不能確定（或出現誤認）；第四，很多時候，拍得不優秀的照片是唯一的照片；最後，牟先生喜歡我們這樣記念他嗎？於是，這紀念冊的編輯工作一開始便在客觀條件的限制和編者主觀上的歉疚感中，艱難緩慢地進行。

在徵集、編定、更改、徵集、改動、重編、改動，事半功半，愈感艱難緩慢時，編者轉念一想：正因前述的種種限制或缺憾，這本紀念冊可以果敢的編定和出版了。

現在的格式，是圖片與文字並重並行。照片主要來自研究所舊藏、研究所同學的提供，以及詢得牟師母借用老照片。至於照片的說明，隨多方請教外，也沒有更好的辦法，楊祖漢、周博裕、樊克偉諸兄都幫忙不少。文字方面，則儘量摘引牟先生的著作。第一輯「自述篇」，全用《五十自述》的文字。第二輯「教澤行誼篇（台灣、香港、出國訪問）」選用先生各書中的章節，以論說「中西哲學會通」、「傳統與現代」、「學問與生命」、「時代與感受」這四個課題為主，加牟先生悼念唐君毅先生、徐復觀先生的文字，以及訪問韓國的觀感錄；治喪委員會的《牟宗三

先生學行事略》和《牟宗三先生著作出版年次表》亦放此輯。第三輯「紀念篇（台灣、香港、山東）」限於篇幅，只能收錄在牟先生追悼會上各代表之悼詞。台灣方面已出版《牟宗三先生紀念集》輯集近百篇紀念文章，而各種懷念牟先生的文字，仍會不斷；足見先生感人之深，既是一代大哲，更是一代大儒、一位至人真人。

原來編輯委員會的幾位委員現多不在港，未能過目書稿，本書所有的不妥當或錯誤，由本人負責。又因編排技術問題，臨時改動甚多，恐怕又增脫落錯謬了。此書今得經要出版社協助出版，特此致謝。出版社社長表示全出於對牟先生的崇敬。在即將付印的這刻，作為編者，唯寄望讀者在打開這紀念冊時，所見到的，不僅僅是偉大哲人的身影！

《一代儒哲牟宗三》編輯委員會

吳屹執筆 二〇〇一年六月卅日

# 目錄

編者的話

第一輯

自述篇

1

第二輯

教澤行誼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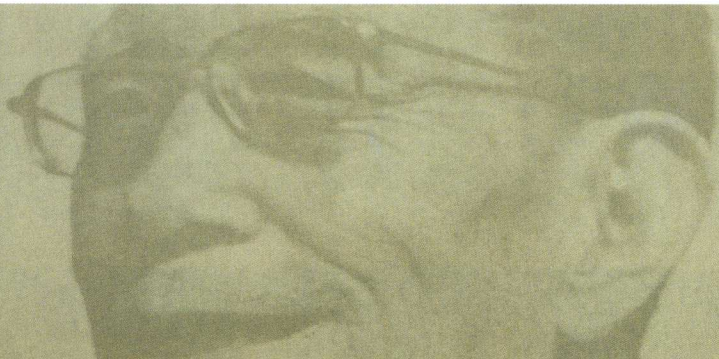
47

台灣 一九四九——一九九五

48

香港 一九六〇——一九九四

76





出國訪問 ····· 144

檀香山 一九七二年六月一日——十七日

韓國 一九八〇年七月廿五日——廿九日

### 第三輯

紀念篇 ····· 157

台灣 ····· 160

香港 ····· 170

山東 ····· 182



# 第一輯 自述篇

## 引言

本輯以圖片配合展現牟宗三先生《五十自述》回顧前半生生命成長和學思開展之各階段：童年的故鄉，生命之在其自己與離其自己，到北京大學唸書，時代的風氣，人生觀論戰，初遇熊十力，辯證法論戰，結交唐君毅，抗戰時期，大橫決，在台十年，存在的感受。牟先生原始生命氣質的「企向混沌」、「落寞而不落寞」之蒼茫，與對時代沉落、國族危難之感情，凝斂而為「客觀的悲情」。另一方面，是大規模的閱讀和摘鈔（從《朱子語類》到《周易》），是數理邏輯的演算、高度抽象的思辨訓練，交織為宇宙論的美的欣趣，而有大學時期《從周易方面研究中國之玄學與道德哲學》之大著。由懷德海、羅素，而康德、黑格爾，與中國哲學的浸透，是「直覺的解悟」與「架構的思辨」之系統構造，而有抗戰時期及其後《認識心之批判》此鉅構之蘊釀與完成（一九五六年在香港出版），初奠牟先生作為中國近代最偉大哲學家的地位。

牟先生之為偉大的現代意義的哲學家，是在中國文化，特別是在鄉村純樸而原始（原創、聖人故鄉之鄉情之浸潤中成長而有深情大願的偉大的現代意義的哲學家，故牟先生之為偉大的哲學家，同時亦是「文化意識宇宙中之巨人」：是處茲苦難之時代，自覺支撐此文化意識宇宙，深情大願，疏通中西印三大人類智慧傳統、護持人道尊嚴、保住價值標準而申展理性、捍衛哲學之為實踐的智慧學、提示新典範，而一一歸於存在的實感實證，證苦證悲證覺，這樣一位現代意義的偉大哲學家，同時為文化意識宇宙中之巨人。

此第一輯自述篇即以牟先生的自述，展示哲人的前半生。從未有如此透澈精奇的生命、哲理的展示。

第一輯

自述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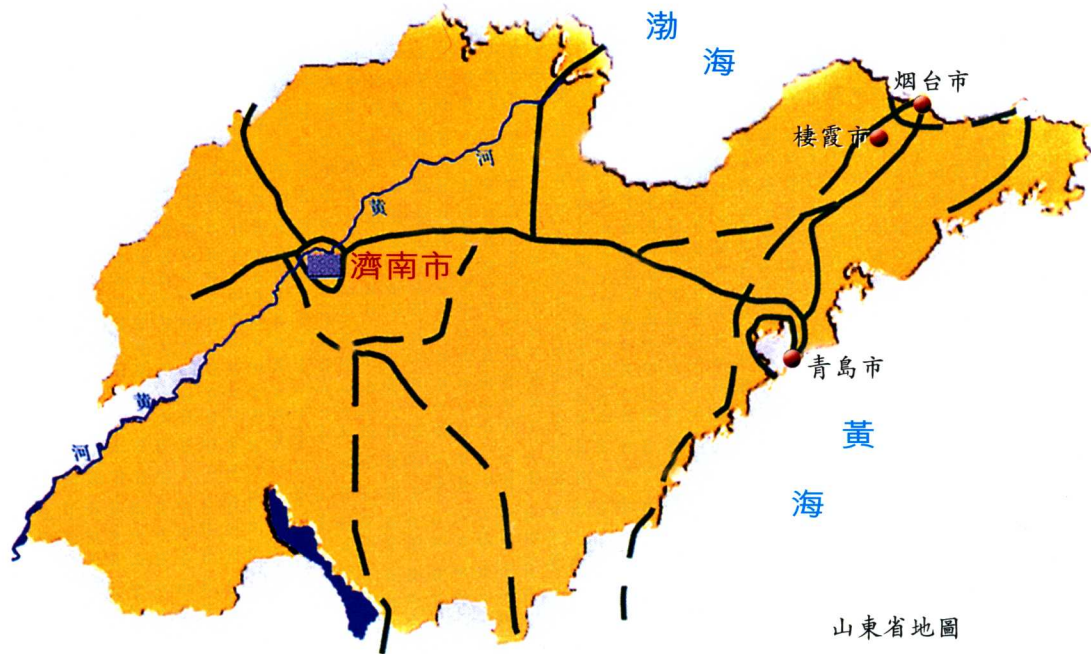
青年牟宗三像。

牟宗三《五十自述》節錄

我的家鄉

我生長在山東膠東半島的棲霞，那是一個多山的小縣。四季氣候分明，邱長春當年說：「走遍天下，不如小小棲霞。大亂不亂，大儉不儉。」我的村莊是處在環山的一塊平原裡。村後是我們牟氏的祖塋，周圍砌以磚牆，範圍相當大，在鄉間，也算是一個有名的風景區。白楊蕭蕭，松柏長青。豐碑華表，綠草如茵。苔痕點點，寒鴉長鳴。我對這地方常有神秘之感，兒時即已如此，一到那裡，便覺清爽舒適，那氣氛好像與自己的生命有自然的契合。我那時自不知其所以然，亦不知其是何種感覺。這暗示著我生命中的指向是什麼呢？夏天炎熱鬱悶，那裡卻清涼寂靜，幽深邃遠，那不是蒼茫寥廓的荒漠，也不是森林的濃密，所以那幽深邃遠也不是自然宇宙的，而是另一種意味。

清明掃墓，坐春花趁早先開了，黃的花，綠的長條，叢集在墳墓上。紙灰化作蝴蝶。奠一杯酒在墳前，墳中人的子孫們前後有序地排著在膜拜。那生命是不隔的，通著祖宗，通著神明，也通著天地。這不是死亡安葬



山東省地圖

時的生離死別。這時沒有嚎哭，沒有啜泣。生離死別那種突然來的情感上的激動，因著年月的悠久，而進入永恆，化作一種超越的順適與親和。人在此時似乎是安息了，因著祖宗的安息而安息；也似乎是永恆了，因著通於祖宗之神明一起在生命之長流中而永恆。齋明肅穆之中，也有眼前的春光愉悅。那春光是配合著白楊松柏的肅穆之春光，是通著祖宗神明的春光，是一種聖潔的春光，而不是那鬱悶懊惱的春光。那愉悅是通著思古幽情的愉悅，想著祖宗如何如何，道古說今，也有一番閒適舒靜。在兒時我總是興會地跟著大人去掃墓，也總是這樣愉悅地掃畢而歸來。

掃墓歸來，我復進入自然的春光，純屬人世的春光。在自然的春光裡，純屬人世的春光裡，我的自然生命在蠢動，我從那聖潔的春光裡之安息永恆的生命而落於那純然塵世的自然生命。這個是混沌，純然的混沌。（《五十自述》第三、四頁）

### 少年時期

在清美的艷陽天中，鄉村人都爭著打鞦韆。或全村搭一個比較講究的鞦韆，或每一家搭一個簡陋的鞦韆。我家裡的人對這些玩藝都不甚有興趣，因為先父比較嚴肅，對於遊戲湊熱鬧的事，兒童婦女的事，不甚在意。所以家裡的人，也都心懶了。大人不給我們搭，我們自己搭。我合幾個小孩，自己去打幾根木柱，找幾條破爛繩子，拿幾把鐵鍬，掘土挖坑，豎立柱子，搭上橫木，兩邊撐拄起來，居然也是



故居村屋。

個自己可用的韌韌。打時雖不能起得很高，而自己構造自己用，卻別有一番親切滋味在心頭。我那時即對於獨立運思，親手去製造，有一種獨立自足的內在興趣。我不是一個有巧慧的人，十分技巧精緻的玩藝兒，我並不感興趣，亦並不行。被擺佈著指揮著，把著手去教我學點什麼事，我全然不能適應，儼若痴呆。那時我的生命被閉住了，靈感塞住了，我全成被動，好像是塊木頭。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手足無措處。這表示我適應環境的本事很差，乖巧對應的聰明一點也沒有，隨機應變，捨己從人，根本不行。這氣質到現在還是如此，我一生只應考過兩次。考中學是馬虎地考了進去，考大學，數學題目把我悶住了，在急悶中一下子被我冒出來了，其實是並沒有在意識中，平常練習時，也並沒有學習過。此外，我從未想著應考的事，而且後來我漸覺著受考是



樓霞縣新建牟宗三先生紀念館。

一種可恥的事，簡直是一種侮辱。（《五十自述》第六頁）

有一次，來了一個馬戲團，正在天氣嚴冷，風雪飄零之時，他們圈了一個廣場，先是鳴鑼開場，繼之一個十三四歲的女孩騎在馬上，繞場一周。矯健的身段，風吹雪凍得紅紅的皮色，清秀朴健的面孔，正合著上面所說的清新俊逸的風姿，但是可憐楚楚的，是女性的，不是男性的，我直如醉如痴地對她有著莫名其妙的感覺。先父嚴肅，不准小孩常去看這類江湖賣藝的把戲，我不知不覺地偷去了好幾次，我一看見了她，就有著異樣的感覺，既喜悅又憐惜。事後我每想起，這大概就是我那時的戀情。一霎就過去了，這是我一生唯一的一次愛情之流露，此後再也沒有那種乾淨無邪而又是戀情的愛憐心境了。（《五十自述》第一五頁）

### 走上了讀書的路

依傳統的慣例，作父母的對於子女總得安排一個讀書者。老大家管，老二經商，老三就得讀書。那時我的家庭，經過先父的經營，漸趨佳境，還可以過得去，如是就教我從學。我當時對於讀書，並不見得是衷心的喜悅，所以也不一定從學，要升學。我心中所親切喜悅的實在是與土接近的農夫，與蒼茫寥廓接近的趕馬者。在我的生活中，沒有「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意識。我對於穿長衫的秀才們，三家村的學究們，並不見得有好感。兒時我即感覺到他們有點別扭。九歲入學，讀的

山東曲阜尼山孔子出生地。



曲阜孔林神道雪景。

是私塾。在那兩三年間我雖然也好好讀書，也怕先生。但我對於這些先生、秀才們，總覺得異樣，不自在，不自然，我當時不知道討厭。後來才知道那實在是討厭，我討厭的是他們的那寒儉氣，酸氣。他們不耐暢淋漓，不充沛，所以我不喜歡他們的那長衫。農夫的短棉襖，扎腰帶，倒比較樸實穩健。趕馬者把衣服向右一抿，腰裡扎上帶子，也比較有氣象。那浪蕩者「不衫不履，褐裘而來」，也更有風采，我當時實衷心歡喜這一些情調。讀書固然重要，但我當時似乎總感到有在讀書以外超越了讀書涵蓋了讀書的氣氛。讀書不是唯一凸顯的生活，這意識一直維持到現在。我現在可勉強算是個讀書人。但我一直就討厭那些沾沾自喜總忘不了他那教授身分的一些教授們，一直就討厭那些以智識分子自居自矜，而其實一竅不通的近代秀才們之酸氣腐氣與驕氣，他們的心思膠著而且固定於他們的職業（咬文嚼字）。他們總忘不了他自己，他們鄙視一切其他生活型態。他們不能正視廣大的生活之海，不能正視生命之奧秘，人性的豐富，價值的豐富。他們僵化了他那乾枯的理智以自封，以自傲，然而實在是枯窘的，貧乏的，吊在半空中，脫離了土，脫離了水，脫離了風與火。他們四大皆空，而對於其乾枯的瑣碎的理智中以自矜，相譽為權威以自娛，此之謂相濡以沫，近死不遠。然而我畢竟也走上了讀書的路。（《五十自述》第一六、一七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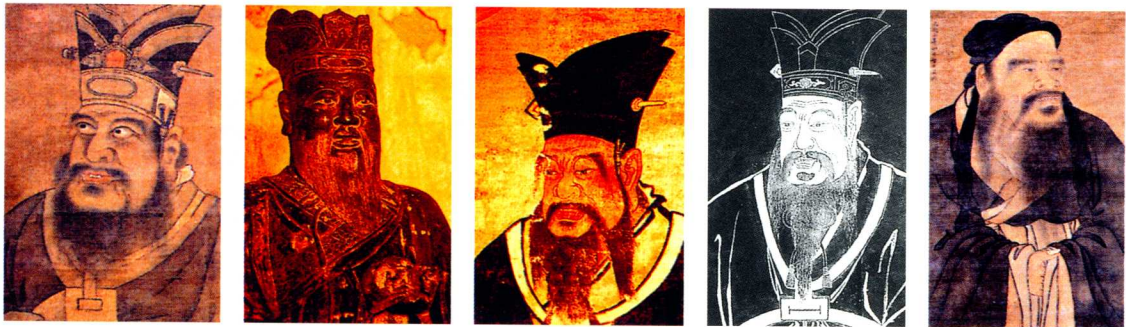


孔子行教圖。

### 生命離其自己

十五歲，我離開了家鄉，進入縣城的縣立中學。縣城也與家鄉差不多，人們的風俗習慣以及自然的風光也都一樣。但我當時則覺得這已是離開家鄉了，已經走得很遠了。生活已由家庭的生活進到學校的共同生活了。這當然是一種大變化。這感覺是不錯的。我現在則想那是離開家鄉的第一步，從此以後，我再沒有與父母兄弟姐妹相處的家庭生活了，再沒有鄉居的自然生活了。家庭、鄉村、鄉村的地理環境、自然風光、風俗習慣，這諸和的根深蒂固的一套，一年三百六十日，一共十五年，我一直生活在那裡，在那裡生，在那裡長，沒有時間上的間隔，沒有空間上的睽離，所以沒有逆旅之感，也沒有過客之感。那諸和的一套是定常的主，我渾然中處，與它合二為一，也是主。與那定常的合二為一，一起為定常。但我之為主，是遊離的可變者，我之在那裡為定常是暫時的。我離開了，我開始作旅客，我的定常沒有了，我開始作游蕩。我回想，只有在那諸和的一套裡，始可說有生活，小孩是小孩的生活，成人是成人的生活，老人是老人的生活。我現在想，我只有一段少年孩童的生活。所以我進縣城入學校，是開始離開生活的第一步。

你說「沒有生活」，但廣義地說，畢竟是生活。這生活是什麼呢？我說這是耗費生命的生活。在所追求或所撲著的一個對象上生活，不是在生命中生活。真正恰當意義的生活，生活如其為生活，當該是在生命中生活。



歷代孔子像。

唯農民的生活是在生命中生活，是生命「在其自己」之生活。而我們則是在對象上生活，是生命「離其自己」之生活。所以是耗費生命的生活，不是保聚生命引發生命的生活。「蓬桑孤矢，男兒志在四方」，這話是沒錯。人人都是這麼想。但不知這已指向到耗費生命的生活上去了。但人世不能只是農民、生命不能只是在其自己，也當離其自己。但生命在其自己究竟是生活的本義。生命離其自己，過一種非生活的的生活，究竟是生活之自相矛盾，就是不說這表面的矛盾，究竟也是人生悲慘痛苦之所在。這番痛苦，其價值究何所在呢？如何能順這非生活的生活扭轉之使生命再回歸於「在其自己」呢？除農民的「生命在其自己」，是否還可以有另一種方式或意義的「在其自己」呢？這是正視人生的究極問題之所在。這問題不是外在的觀解思辨所能了解的，所以也不能由外在的觀解思辨來解答。這不是憑空的理論，也不是聰明的慧解。這是由存在的生活過程所開出來的實感，所以也必須由存在的踐履來解答。（《五十自述》第二二、二二二頁）

### 從氾濫浪漫中撤退

十九歲我到了北京，政治文化的中心地。離家更遠了，正式投入了大都市。暑期考進北大預科，那年秋國民革命軍打到了北京，改名為北平。一個混沌的青年在當時是被爭取的對象，黨人大肆活動。我感覺他們的意識，他們的觀念，他們的行動以及生活形態，好像很異樣。其中有足以吸引我的地方，使我有從





曲阜孔林明墓群。

未有的開擴，解放，向上的感覺。但另一方面也總使我覺得有點不對勁。他們那時的意識大體是共產黨的意識；以唯物論為真理，什麼是唯物論他們也不懂，只是那現實的，實際的意識之唯物論。這是共黨對政治經濟社會全革命的唯物論。這意識沾染了那時的國民黨，而且沾染得很深。（《五十自述》第二五、二七、二八頁）

我當時也沾染了那氾濫浪漫的精神，但我沒有仇恨的心理，我也沒有仇恨的對象，我前面已說，他們有足以吸引我的地方，使我有從未有的開擴，解放，向上的感覺。這是由我那在鄉村的自然生活所蘊蓄的混沌而開放。他們吸引了我，我也接近了他們一點。他們把我列為預備黨員。我暑期回家，團聚農民，成立農民協會，每夜招集他們開會講習，訓練民權初步。在夜間也跑到十幾里外的別村去開會。夜深了，人都關門了。我隨便找個什麼地方也可以睡一夜。我本我那鄉村中所養成的潑皮精神去作這種活動。我發覺我很有鼓舞的力量，也有團聚人的能力。這原因很簡單，誠朴，潑皮，肝膽，沒有矜持的架子，還有，那是因讀了幾句書，畢竟是知識份子。知識份子從北京大學回鄉，鄉下人心中也是另眼相看的。但我迅速地感到在父老兄弟面前，在親友面前，於開會時，很嚴肅地擺起面孔稱同志，那意味總不對。那是太客觀了，太政治了，太形式化了。頓然覺得我自己的生命被吊在半空裡，抽離而乾枯了。我也覺得父老兄弟親友的生命也吊在半空裡，抽離而乾枯了，那太冷酷，太無